



在我家楼下马路边,有一家卖小吃的小铺子,小铺子的主人就是曹大姐。有天中午我经过小铺子,看见曹大姐正拿针管准备自己注射,曹大姐见了我,面色轻松地说:“我患糖尿病多年,每天打胰岛素呐。”我这才发现,平时没大注意的曹大姐面庞浮肿、眼圈乌青。一碗豆浆、一笼汤包,这是我在曹大姐早餐铺子里的标配。大姐家的汤包,用乡下竹蒸笼铺上一层松苗在大火里蒸,我喜欢那腾着热气的刚刚出笼的汤包,一口咬下去,汤包里浓郁的肉汁儿有些烫嘴,吞咽下去顺着喉管流淌,舒展着我的五脏六腑。

我对一座城市的打量,深入它的肌理,最令我亲密的,是老亲人一样共生相处的街头小吃,它在我的血脉里温润流淌。

要过年了,老武从一个大都市回来,他是我少年时代的小伙伴。老武刚下飞机,就跟前去迎接的我,驱车直往城里一家熟悉的菜馆。老武一路嘟囔,他要去那里吃

上一大碗炖蹄花儿。馋,真是馋啊,在异乡的夜里,事业有成的老武,梦里也在磨牙,对着那一碗炖蹄花儿。小武9岁那年,随进城卖货的爷爷到县城,在县城公路大桥旁的小摊上,吃了一碗清炖猪蹄花儿,那是小武心中世上最好的美食。

而今,当年县城早已成长为一个城市,持续了40多年的蹄花儿汤生意,也已不再在大桥街边了,而是隐身到一条巷子里的铺子中。这真是一个宽厚心肠的城市,它让这座小小的菜馆,在风雨岁月中依然袅袅飘香至今。不过店铺的主人张大娘已在7年前离世了,继承她店铺的是大姐的三儿子,一个和大娘一样长得慈眉善眼的中年大叔——老何。老何业余喜欢摄影,自费印刷过一本摄影集,我在他写的序言中这样说道:一家两代人,唤醒着一座城的味觉记忆,厨子老何镜头下的影像成为一座城的时光底片。

那天晚上,老何亲自上灶,为老武做了

一大锅蹄花儿汤。我们坐在巷子里追忆着当年张大娘做的清炖蹄花儿味道,它还在我们的唇齿间弥漫着。

那些年,张大娘的蹄花汤,在炉子上要咕嘟咕嘟地好几个小时。青花瓷碗中,汤里漂浮着细碎葱花,炖得软软的猪蹄子,骨肉相连的雪白中夹着一层粉嫩的红,那是瘦肉部分。把软烂蹄花夹入嘴里,卷动的舌头上来拥吻,还没等牙齿前来相助,从骨头滑落的肉早已顺着喉咙下了肚,再喝一口奶汁般的蹄花汤,舒服得漫向身体的四肢百骸。

这些街头铺子里食物发出的殷殷召唤,或许也是一座城市魂魄的一部分。比如街边的老面馆,清晨时分那一碗热腾腾的面,是它最早打开了我的肺腑,唤起了我对一座城的亲昵之情。

我第一次到王嫂的面馆吃面那年,还是20多岁的小伙子,那年王嫂也不过30岁出头。王嫂来自离城50多公里外的一个

村子,她儿子在城里上小学,一家人就靠这个面馆谋生。我到王嫂面馆吃面,她见我时常夹着一叠报刊,边吃边看,认为我是一个文化人,对我很是尊重。她知道我喜欢吃青菜,总是多掐一把新鲜青菜放进滚沸的面锅里,然后用一双筷子麻利地捞起来。我去成都的时候,跟朋友到当地一个叫“土豆婆婆”的店,朋友说,这是70多岁的袁婆婆创立的,她原本是走街串巷的小贩,一路走来有了43年的岁月,起初卖凉面和凉皮,后来卖烧菜、酸辣粉、香豆腐。她的生意兴隆,几十年如一日。她说:“要摸着自己的良心,对得起别人、对得起自己,缺了良心的,生意不会好。”

在一座城里,有卖食品杂货的街边小铺,还有修表匠、锁匠、磨刀匠、修鞋人的小摊,他们勤恳谋生、朴实又辛劳,方便与养育着我们的生活,绘全了城市日常的“清明上河图”,如同一座城市生生不息的心律起伏。

岁月物语

消寒图

□马亚伟

数九寒天模式开启后,日子显得有点难熬了。天寒难耐的时候,真恨不得盖上厚厚的被子睡一大觉,醒来后就已春暖花开了。

小时候,每年到了三九天,母亲都要想办法消寒。除了给我们换上厚厚的棉衣、把炉火烧得更旺一些、每晚睡前给我们灌一个暖水瓶这类的事,她还会找一张红纸,把数九后我家要过的“好日子”郑重其事写下。

“腊月初三,我生日;腊月初八,腊八节;腊月十二,老三生日;腊月二十三,小年……二月初十,老二生日。”这张红纸上长长的一串,包括家人的生日和各种节日,数九后节日多了起来,腊八节、小年、除夕、春节、元宵节……一直到二月初十妹妹生日,数九结束,已然春暖花开,寒冷的日子终于熬出了头。

如今,我想起母亲每年准备的那张红纸,觉得它俨然就是一幅我家的“消寒图”。母亲初中文化,并不知道“九九消寒图”,我们这里也不流行“消寒”的习俗,不过她的创意与“九九消寒图”异曲同工。

九九消寒图,就是人们用一幅字,来表示九九八十一天寒冷的日子。这幅字是: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。这幅字里的每个字,当年的繁体都是九笔,数九以后,每天画一笔;一笔一笔描画,画一笔一天就过去了。这几个字写完的时候,数九就结束了。这样的方式,就是在为寒冷的日子倒计时。日日珍重、九九消寒,人们就这样熬过漫长的冬天。

母亲的“消寒图”也是这样的效果。虽然漫长严寒的日子来临,但我们依靠心中的期盼,把日子过暖、把生活过美。数九后,我们就开始期待腊月初三、母亲的生日。母亲很重视各种特别的日子,用现在的话说就是,讲究仪式感。那附过生日就是简单吃碗面条,但母亲总能把过生日的气氛营造得温馨满满。母亲的生日还未到,她就早早给我们种下了憧憬的种子:“等我过生日的时候,咱们吃炸酱面,有肉的,让你爸多割点肉。”我们咽了口水,觉得好日子有盼头了。母亲过生日的当天,她会很早起床张罗,指挥父亲去买肉、指挥我们在厨房打下手。一家人围坐的时候,她还会发一番感慨,以示对这个日子的重视。

母亲的生日刚过完,她又开始点亮一个新的憧憬:“再过几天就是腊八了,我们熬腊八粥,香喷喷的腊八粥!”心中有梦,日子有味,再漫长的日子都变得不那么难熬了。腊八之后是三妹的生日,母亲又说:“过一阵老三过生日,我要给她做个新棉袄,就是她想要的那种碎花的,特别好看。”三妹一听这话,蹦得老高。母亲又对我和二妹说:“你们俩别着急,谁过生日的时候都有新衣服穿!”憧憬在心,觉得每一天都过得有滋有味。接下来的日子,小年、除夕、春节,日子一天比一天精彩。日子就这样过着,过着,越过越顺遂。等到二月十八有人过生日的时候,已经是春风荡漾、绿柳成行的人间美景了!

在母亲的“消寒图”指引下,我们的日子过得多姿多彩。最寒冷的冬天,因为有了那么多期待,不再漫长难熬。年年岁岁,母亲的“消寒图”,带给我们无限温暖。母亲通过这样的方式告诉我们,寒冷的日子里,只要心怀期待和渴盼,生活就是缤纷温暖的。



赶工 CFP供图

逃猪

□王毅

年前,天气极其寒冷,正是乡间集中杀年猪的日子。那些曾经发生在身边杀年猪的往事,一个个冒上心头,眷恋之外,更有着津津乐道的趣味。

三十多年前的一个元旦,和家人一起到乡下大姑家串门。大姑高兴:“来得巧,咱也杀猪!”姑夫听了便出去找人,结果却空手而归。临近年关,会杀猪的屠夫们早已被“预定”了,像这样临时打招呼是根本找不到人的。

那一年,大表哥二十多岁,血气方刚,一听没人杀猪,便自告奋勇地拍着胸脯说:“不就是杀个猪吗?有什么了不起的,我来!”姑夫半信半疑,只好找了几个邻居,把猪绑了抬出来,按在备好的桌子上。

表哥挥起大棒子,使劲地对着猪的脑袋砸去,那猪哼了一声昏过去。见猪不动

了,表哥抄起锃亮的杀猪刀,恶狠狠地朝着猪的脖子就扎了进去。

谁也想不到,当表哥刚把刀捅进去还没来得及抽出来,那猪竟忽地一下醒了过来,张嘴“嗷嗷”大叫着,肥胖的身子不停翻滚着,脑袋拼命摇动,鲜血顺着刀身呼呼地流淌,甩得到处都是。表哥“妈呀”一声,飞速翻到院墙上,吓得脸色煞白。我们这些看热闹的人惊叫着往后躲,一院子的人几乎都呆住了,没人敢靠近。当时还按着猪的几只手也松开了,猪从桌子上滚了下来,脚上的绳套也挣脱开了,像没头的苍蝇似的来来回回转了几圈后,竟然又“嗖”地窜出院子。

还是姑夫反应快,扔下准备接猪血的盆子,拍了表哥一巴掌,大叫道:“躲什么,还不赶快去追!”大伙儿这才缓过劲来。于

是,一个个拎着扁担、绳子顺着血迹追撵了出去……

那个追猪的场面我至今都忘不掉:白雪覆盖的乡间田野上,一头脖子插着刀的黑猪嗷嗷叫着,拼命地奔逃着,洒下一朵朵的血花。身后是一大帮人跟着,一路鲜血、一路呼喊,一路追逐……

大概是血流得差不多了,那头猪跑着跑着,最后一头栽倒在雪里,喘着气渐渐死去。半天工夫,几个人才气喘吁吁、大汗淋漓地抬着猪回来了。

因为猪血的流尽,自然没了我心念的血肠,这顿杀猪菜吃得索然无味。不过,遗憾怅然之余,表哥杀猪的惊险、雪地里奔逃的猪,如开胃菜般,频频在那天的饭桌上提及。

很多年过去,那头带刀的猪,依旧奔跑在我的年节记忆中,装扮着那些单调的冬日。

江海采风

大队电工

□程太和

耕茶河旧称“串场河”,流经海安、如东两县。耕茶河在岁月流淌,在时间里沉默。耕茶河有三个大的弯道:居家湾、濮家湾、陈家湾。濮家湾大队是1971年用上电的,十一队(组)队长头脑很灵光,队里办小砖窑积累了一点资金,他就把这笔资金拿出来购买了变压器、电动机、粉碎机、碾米机、磨粉机等,办起了粮食加工厂。这也符合1970年国务院召开的北方地区农业工作会议精神。粮食加工厂的机械全到位了,由谁来负责这一摊子呢?队长看中了三十岁左右的徐老二,但他又有些顾虑,徐老二家的成分不太好,群众会不会有意见?他反复征求了贫协代表及部分群众的意见,大家都认为,徐老二有文化、心灵手巧,选择这样的人当加工厂负责人,那是细田鸡取马马儿(老婆)——呱呱叫。至于成分,国家还说,出身不可选择,重在个人表现呢!

就这样,经生产队队委会一致通过,徐老二担任生产队粮食加工厂负责人,同时兼队里的电工。平时,徐老二在粮食加工厂总负责,还操作一台磨粉机;大忙时,要负责电动机接线、脱粒机的安装等。粮食加工厂在他的精心管理下,既为本队社员加工粮食,也为邻队群众加工,收取一定的加工费。加工厂剔除人工成本、电费费,连年有节余。县供电局、区供电所人员来队里安装线路都由徐老二协助竖杆架线、安装陶瓷葫芦。徐老二什么东西都“兼斯”,木匠的活儿会做、安装的活儿也很熟练。供电所的人都以他是木匠出身,总喜欢叫他“细木匠”。

1973年,濮家湾大队500多户农户都使用上了电灯,社员们则习惯上称之为“电火”。每个生产队的农作物脱粒也都使用电力脱粒。电力的普及,安全措施并没有跟上。8月下旬,第八生产队出了个大事故,社员薛三在渠沟摸鱼时,碰到灌漑渠旁边的一根电线,触电身亡了。事件发生后,县供电局极为重视,在濮家湾大队召开了安全用电教育大会,并责成濮家湾大队配备专职电工,负责全大队的电力设施安装与安全用电工作。

濮家湾的用电大户是十一队。十一队派人当电工理所当然。大队派人找到十一队队长。队长说,这样的人,我们队没有合适人选。大队负责人说,前段时间,供电所的人安装设施,加工厂的徐老二跟在后面做小工,印象挺不错。队长舍不得徐老二离开加工厂,就借口说他家成分不好,不行。“做个电工,只要懂得电工知识,手脚勤快就好,又不是当干部的,成分不重要。”大队负责人说:“既然你们说徐老二可以,就安排他吧!”就这样,徐老二当上了濮家湾大队的电工。

大队电工徐老二一心扑在工作上。全大队15个生产队,无论哪个队有电力安装上的事,他都赶到现场。他还向大队建议,要求每个队至少配备一名兼职电工,并定期对兼职电工进行简单的用电知识培训。徐老二原有文化程度不高,只上过一年多的初中,但他善于学习、爱岗敬业、甘于奉献,满腔热情地投入到乡村电力服务工作中,凭借着一技之长、一颗热心,几乎成为一名口皆碑的“万能电工”。令人惊讶的是,电路、并联、串联、电容、电阻、电压、电极、安培、伏特、瓦特、千瓦、马力……这些电学术语的英文缩写,他都认识。

徐老二从事村电工工作30多年如一日,65岁那年退休,因为没有办社会保险,只是乡农电站购买了一个商业养老保险,现在每月拿着300多元的养老金,没有一句怨言。

卖菜

□吴光明

每个人的心中,都会藏着一段难以磨灭的记忆。就我而言,藏着的便是一段冬日卖菜的青春岁月。

老家是江淮平原上有名的黄芽菜生产基地,称得上黄芽菜种植能手的父亲,每年都要在自留地里种植上千棵黄芽菜换钱,以改变“挣工分、分粮草”的生活状况。到了年根,将菜收回家,除了留些家中食用,其余的由父亲约上几户,合租一条船运到上海去卖,每公斤可以卖到5分多钱,一年卖一次收入上百块,在那时可谓一笔天文数字,过年的年货、添添的新物以及来年的开支就基本有了着落。

然而好景不长,度过三年困难时期不久,未过半百的父亲就因病去世,丢下了我们兄弟姊妹6个。一天,母亲含着泪水嘱咐我们:“这黄芽菜还得种,哪怕少种点,也不要去上海卖了,就用自行车驮到附近去卖,不然,这日子就难过了!”我们点头答应。可姐姐即将出嫁,弟妹还小,家中能替母亲手脚的只有哥哥和我了,一种家庭责任感油然而生。我和哥哥做了分工,他种菜、我卖菜。尽管卖菜对我充满了挑战,但这是一家人生活的希望,更是因为兄弟姊妹中只有我会骑自行车,这一重任舍我其谁!问题是我刚读初中,若要在寒假前卖菜还得请假、补课,但事出无奈,一咬牙就这么定了。

黄芽菜开始卖了,哥哥联系了几个常去外地卖菜的老相识,拜托他们带着我一同到60里外县市交界处的西来镇去卖。去那里的公路人称“马路”,路面坑坑洼洼,上面铺的石子大小不一,自行车载上一车菜要骑三四个小时才能到达镇上,我们须在半夜时分出发,才能赶上早市。当天傍晚,我得到六、七里路外的学校赶回家做好准备。自行车也是从大伯家借来的。

我们的出发时间一般约定在午夜12点。我好不容易焐暖被子,刚入梦乡就听到母亲喊我起床的声音,只能马上下床,推起自行车赶往集合点。我们要去的西来镇位于老家西部,因而一路上都是顶着刺骨的西北风前行。那载着六七十公斤菜的自行车,蹬一脚动一下、不蹬就不动,一阵风扑过来,一不小心就会倒下。寒风打在脸上似刀割一般,两只耳朵冻得硬邦邦的,好像一碰就要掉,而内衣却被汗水淌湿了,粘在身上别提有多难受。同去的叔叔、伯伯和大哥们都很照顾我,中途休息后总是先扶我上车,然后跟在后面照看我,遇到前面有车,马上提醒我天黑要注意,让我放慢些、打铃铃。庄稼人相互帮扶、抱团打拼的精神深深鼓舞了我,心里只有一个念头,我不能拖他们的后腿!

赶到集市,天空开始泛起一抹淡淡的蓝紫色,东西向的街道上,路灯光渐渐变淡,人头开始攒动,稀疏的叫卖声打破了黎明前的宁静。一开始,我有些害羞,不好意思叫卖、更不好意思拉生意,结果同伴的菜不到半天就卖完了,而我的菜还剩不少,于是他们就坐在我旁边,一边帮助推销,一边教我拉生意。几次下来,好卖多了,他们跟我开玩笑:“书本上的东西我们要向你学,这卖菜的活儿,你得向我们学习哟!”当然,也有难卖的时候,卖到中午,我会当机立断,价格一削再削,甚至半卖半送,否则还要往回背。就这样,回到家时天已黑了,浑身累得如同散了架似的。母亲问好不好卖、累不累,我说好卖、不累,为的是不让母亲操心。吃完晚餐,我还得补一下当天掉下的功课和作业,匆匆睡一觉,第二天早上再赶到学校去上课。不过,这苦也好累也罢,总没有白吃,卖一趟菜总能收获几块钱。当我把那些零零散散的角票交给母亲时,心中总会涌起一股莫名的满足与自豪。

差不多一个甲子年过去了,这样的经历始终让我忘却不了。至今,我仍对那些以卖菜为生的人们充满了敬意,更对“幸福不会从天而降,美好生活靠劳动创造”有了深切理解。